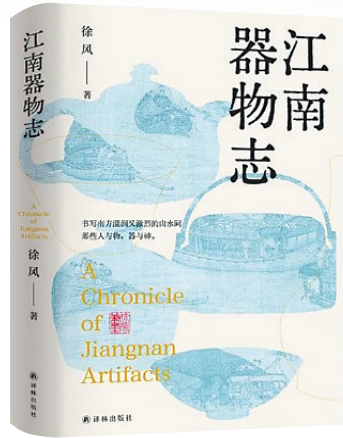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江南器物志》/徐风/江苏
译林出版社/2025年7月

书香心语

对于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这句老话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。于我来说,它是在文字间构筑起的丰盈的精神天地。

我的阅读之路,是一段由浅入深、从识文到观心的成长历程,清晰分为三个阶段:童年以书果腹,少年以书知世,大学以书问道。

我的童年没有智能手机,相伴玩耍的同龄人也不多。在那个娱乐方式相对单调的岁月里,一本书便能打开一方新天地。但最初爱上阅读,并非我天生偏爱文学,而是源于孩童最朴素的口腹之欲。

小时候手头少有零花钱,想吃一包老北京方便面,总要掐着时日慢慢攒钱。物质供给单薄,心底对美食的渴望却格外浓烈,我便把书本当作“饱腹”的精神代餐。

读鲁迅的《社戏》,别人看到的是乡土中国的变迁,而我却要闻那股煮罗汉豆的清香,“六一公公”送的那一大碗豆,在我脑海里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。读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,读到祖父把掉进井里淹死的猪和鸭捞起来,架起火堆做成黄泥烤猪、烧鸭时,那种原始的烹饪香气几乎要从纸页里冒出来,让我这个爱吃肉的孩子口水直流。那时候,《鲁滨逊漂流记》里的荒岛我也并不觉得是绝境,反倒像一座藏满惊喜的宝库,书中写的葡萄干、大麦饼都是我荒岛寻宝的奖励。《水浒传》里,好汉们吃肉、喝酒,酣畅洒脱的饮食场面,让我第一次意识到,原来吃饭也可以展现出一个人的豪迈风骨。而真正为我打开味蕾的,是汪曾祺。他笔下的高邮咸鸭蛋,“吱——红油就冒出来了”;写云南滚烫鲜美的小锅米线,让我真切体会到,原来文字也是可以下饭的。

上了中学,阅读不再是随心所欲的课余消遣,而被纳入了“中学生必读指南”的轨道。书也从用来解馋的“零食”,变成了帮我看清世间百态的“正餐”。

我开始读余华。从《活着》到《兄弟》再到《第七天》,福贵接连失去至亲的痛苦,宋钢和李光头的命运分野,让我第一次直面生命的脆弱与世事的荒诞。但书中并不是只有沉重的一面,王小波借特立独行的猪、随性通透的王二,以诙谐笔触教会我于桎梏中寻找自由,在荒诞中寻找智慧。迟子建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,以鄂温克最后一位女酋长的口吻,写下一个游牧民族的落幕挽歌,字里行间对天地万物的敬畏,也让我开始思考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遗失的传统文化与自然初心。

进入大学,阅读却下了应试的枷锁,我开始尝试边思考边阅读,试图在书页中寻找“我是谁”的答案。

这时候,我遇到了加缪。在《局外人》默尔索那冷漠的目光中,我看到了现代人的孤独。加缪告诉我,人生或许是荒谬的,但反抗荒谬本身就是一种尊严。我也迷上了黑塞,他在《德米安》里说:“鸟要挣脱蛋壳,蛋就是世界。”这句话像一道闪电,击中了正处于迷茫期,急于突破困顿、寻找价值的我。

毛姆的《月亮与六便士》让我权衡理想与现实,伍尔夫的《达洛维夫人》则让我惊叹于意识流的魅力——原来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可以如此浩瀚,一秒钟的心理活动可以铺陈成一整章的华彩。

此时的阅读,不再是单向的接受,而是双向的对话。我开始思考人生的真谛:我们该如何面对孤独?如何在复杂的世界里找到存在的意义?

从童年时渴望书中丰富的美食,到少年时感叹书中的生离死别,再到大学时叩问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。这一路走来,我才真正理解了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的含义。

这黄金,不是金碧辉煌的宫殿,而是当你合上书页,发现自己虽然身处陋室,但内心已拥有了山川湖海。读书,让我拥有了丰满而坚韧的灵魂。而这,是真正的无价之宝。

器物无言 文脉永续

读《江南器物志》

□顾建虹

徐风新作《江南器物志》,以十篇凝练隽永的故事为脉络,将叙事根基扎根于江南器隐镇的山河写意,而是以细腻开阔的文学视角,聚焦龙骨水车、邛竹鸂杖、一品锅、合欢桌等寻常市井器物,跳出正史典籍的刻板框架,还原江南百姓鲜活生动的日常百态,勾勒出一座盛满人间烟火、藏尽岁月温柔的江南古镇,让沉默古旧的器物,化作承载历史与人文的鲜活载体。

初读《江南器物志》,便被其广博翔实的内容与细致入微的笔触深深震撼,仿佛置身江南民俗大观园,满目皆是新奇与厚重。全书以古镇蜿蜒河道为叙事脉络,从车水巷的市井喧嚣写到乌衣巷的文脉悠长;以器物为叙事核心,从农耕所用的龙骨水车,延展至礼器食匣、食櫟,笔下既有质朴农人郑龙大,亦有隐逸扫地僧罗饭桶。作品将江湖传说与方志记载相融,坊间逸闻与理性思辨交织,时间横跨明清至当代数百年。书中既铺陈科举礼制、稼穡农耕、节庆民俗、婚嫁礼仪、庭院营造、舟车服饰等华夏传统文脉,又描摹菜谱食单、茶道雅韵、风水方术、古玩字画等古人日常意趣,更复原茶馆酒肆、当铺钱庄、私塾文庙、医馆会馆等旧时江南市井图景。官吏、书生、农人、商贾、工匠、民妇等各色人物的悲欢际遇、人情纠葛,全都以器物为线索串联一体,恰似一幅流转不息、烟火充盈的江南风物长卷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,书中所有叙事均有据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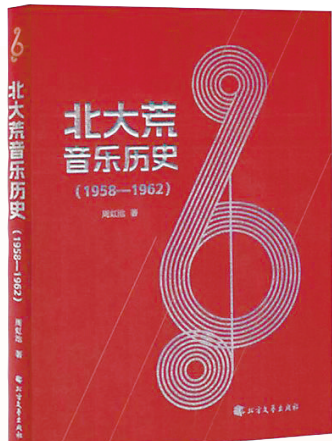
考,绝非凭空杜撰、浮于表面的淡淡描摹。徐风耗费近十年光阴,深耕地方志书、历史掌故、家族宗谱,奔赴乡间田野实地走访调研,打捞散落在民间的旧事轶闻,把细碎零散的历史史料细细梳理,以文学笔法娓娓道来。全书架构好似拼凑一卷层次丰富的江南风物长卷,每一处细节都映照特定时代的人文风貌与社会肌理;碎片史料相融,便汇成波澜壮阔、底蕴绵长的江南文化长河,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,而是有温度、有脉络、有烟火气的鲜活往事。

同时,本书尽显“以小见大、见微知著”的艺术匠心。全书每一篇章皆以一件寻常器物为切入点,于细微物件里照见时代风云、人间百态。譬如第六篇《邛竹鸂杖》,以官员于慎行告老还乡为引,借一柄鸂杖铺展开盘根错节的官场人际,道尽为官处世的中庸智慧,捐修文庙时的低调自持、待人接物的圆融分寸,皆在器物的叙事中悄然流露;第九篇《龙凤呈祥》,围绕木匠邹元祥制作食匣、食櫟的故事,勾勒出妻子扈三娘为爱人隐忍负重、甘受非议的深情大义,更透过食器的精致考究,折射出旧时江南士族的生活雅致与市井繁华。作者始终从充满烟火气的器物出发,抽丝剥茧、层层深入,援引大量一手史料严谨考证,辨析还原旧时生活图景,让冰冷古物褪去死板的外壳,变得血肉丰满、气韵鲜活。以器载史、以物载情的叙事策略,既让故事扎根于厚重的历史土壤,又饱含人间温情与叙事张力,读来令人动容。

一曲献给垦荒者的精神颂歌

读《北大荒音乐历史(1958-1962)》

□赵国春

《北大荒音乐历史(1958-1962)》
周虹池/北方文艺出版社/2024年7月

翻开周虹池所著的《北大荒音乐历史(1958-1962)》,一段以歌声为证、以旋律为魂的北大荒拓荒岁月,在字里行间徐徐铺展。

作为长期深耕北大荒地域文化的研究者,我始终关注着这片黑土地上的文脉传承。当这部填补学术空白的音乐史专著呈现在眼前,我心中满是欣喜与敬意,也让我再度回望那段艰苦卓绝、歌声嘹亮的垦荒征程。

周虹池并非垦荒后代,却被雄浑厚重、甘于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深深感召。怀揣对边疆文化的赤诚与敬畏,她将北大荒早期音乐史定为核心研究方向。漫漫治学路上,她师从知名学者陶亚兵,得恩师悉心指点;从选题研判、框架搭建,到田野调研、史料考据,恩师倾囊相授,既是她治学路上的引路人,也为本书的撰写夯实了学术根基。

长久以来,北大荒文艺研究始终存在门类残缺、研究视角单一等短板。诞生于荒原之上

的劳动歌谣、军旅改编曲目、民间传唱小调等“有声非遗”,长期面临无系统整理、无深度考据、无专门史论专著的研究空白。这批珍贵声乐史料只零散见于垦荒回忆录、民间文稿与老人口述回忆,缺少清晰时序、规范门类与扎实史料支撑,未能形成完整、系统、可供深耕的学术研究框架。

纵观国内现有学术研究成果不难发现,这部专著是迄今为止,我国文艺研究界、音乐艺术界、东北边疆地域文化研究领域内,第一部专门聚焦北大荒拓荒时期的音乐史学术著作,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史研究价值。

1958至1962年,是新中国边疆开发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五年。十万转业官兵响应国家号召,告别军营、故土,奔赴北疆,向万顷荒原发起挑战,正式拉开北大荒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序幕。诞生于这一特殊年代的北大荒音乐,与城市舞台艺术、专业院堂音乐有着本质区别;它不以审美娱乐、舞台展演为目的,不刻意追求精巧旋律、细腻唱腔与复杂技法,而是深深扎根冰天雪地,伴随垦荒者进行繁重艰辛的生产劳作,成为回荡在风雪荒原间最真实、最鲜活的有声历史。茫茫原野是它的天然舞台,艰苦开垦是它的创作底色,家国担当是它的精神内核,拼搏奋进是它的永恒旋律。

为抢救这段即将被岁月尘封的声音,周虹池走出安静书斋,深入垦区腹地、农场连队,开展扎实细致的田野采风;她奔走于各地档案馆,查阅珍稀档案文献,逐字整理老垦荒人的口述回忆,搜集民间手抄歌本、油印歌谣等一手资料,以严谨态度与坚韧毅力,完成了旁人难以企及的史料打捞工作。全书以四章十节构建完整

在语言表达上,本书独具江南韵味,大量方言、俗语、谚语的娴熟运用,让文字生动鲜活,尽显江南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。徐风在序言中说:“本地方言嘎啦脆脆,热热络络,如熏风过耳。”方言的化用是全书一大亮点,《瓦片翻身计》中“野野豁豁”一词,传神描摹出所涉范围开阔无边的景象,画面扑面而来;“稳稳笃笃”形容器物形制,既藏着江南文脉的温润厚重,又带着市井烟火的质朴亲切,文气与烟火气完美相融。

文中穿插的各类乡谚俗谣,更给文字添了几分独特韵味,江南农耕传统、水乡气候风物尽数跃然纸上。《龙骨水车》中“二月二,龙抬头,大仓满,小仓流”“檐头插柳青,农人休望晴;檐头插柳焦,农人作好娇”等俗语朗朗上口、质朴凝练,把江南时节气候、田间劳作与庄稼收成融为一体,写出江南农人顺时而耕、依天而生的生存智慧。读来仿若能听见田间巷陌的乡音呢喃,感受到江南水乡的烟火氤氲。

作者徐风凭借渊博扎实的学识、开阔深远的文化视野、质朴鲜活的文字功底与独到深刻的思考,为读者推开一扇通往江南近现代历史的窗。我们得以触触江南文化长河奔腾的脉搏,聆听岁月深处绵延不绝的人文回响。那些藏于老器物中的往事,散落在市井街巷的温情,不仅照见了中国人为人处世的生存智慧,更承载着江南独有的风土情怀与文化根脉。回望这些过往,我们能从中汲取宽厚仁爱的精神力量,传承这份刻在华夏血脉里的文化温度。

框架,依次从历史背景、音乐人才、音乐创作、音乐团体与活动开展论述,既宏观把握时代语境,又微观注重个体情感;既追溯文化根源,又梳理创作成果;既记录人才成长,又呈现文艺实践,全方位、立体化还原了北大荒早期音乐的生成、发展、传播与传承脉络。

该书更具突破意义的是,大胆跳出传统音乐史重技法、轻语境、重形式、轻精神的固化范式,立足北大荒历史现场与地域文化土壤,深挖音乐原生发展逻辑,还原其诞生场景、传播方式与精神内涵,让沉寂多年的荒原歌声清晰响亮、立体可感。它不仅补齐了北大荒文艺谱系中长期缺失的“听觉文化维度”,更首次建立起专业化、规范化、体系化的北大荒早期音乐研究范式,为东北边疆音乐、农垦红色文艺、北大荒精神研究树立了学术标杆,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作为一部兼具学术开创性与精神传承性的著作,其价值不言而喻。当然,受年代久远、史料残缺、传承方式零散等客观条件限制,本书仍存在一定研究局限,也为后续更精细、更深入的专题研究留下了广阔空间。但正因我长期从事北大荒文艺研究,深知史料搜集之难、田野调查之苦、治学坚守之不易,才更加敬佩作者数年如一日沉潜深耕、求真务实的学术品格。

歌声不息,历史不灭。《北大荒音乐历史(1958-1962)》以乐铭史,以声铸魂,用严谨扎实的学术笔触,记录数十万官兵战天斗地、拓荒造田的精神回响,让北大荒精神在旋律中代代相传。它不仅是一部专业的音乐史著作,更是一曲献给黑土地、献给垦荒者、献给奋斗时代的精神颂歌,为北大荒文艺传承与红色文脉延续,留下了厚重珍贵、历久弥新的一页。

乡村振兴的温暖长卷

读《村里来了三个女当家》

□董江波

《村里来了三个女当家》徐向南
黑龙江文艺出版社/2025年10月

被瞬间击碎,于是她匆匆动身踏上归乡之路。彼时的她,只想着妥善安顿奶奶,在父亲和奶奶曾居住的老屋静静小住几日,感受他们曾经的生活气息后便返回北京,继续独居都市的漂泊生活。可一连串意外接踵而至,牵绊着她离开的脚步,最终她下定决心留在故土,接续父亲未曾完成的梦想。

江雨昕的闺蜜吕佳是一名直播博主,光鲜网红身份之下,是无休止的重压。每日的直播、流量数据、选品发货等工作填满了她全部生活,个人时间被彻底挤占,情绪随着平台数据的波动大起大落,她不知道,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。但平日里她总爱在江雨昕面前故作强势,一副泼辣爽朗的模样,内里却藏着敏感脆弱的心。她最初只是前来陪伴、宽慰好友,却被古村落独有的风土人情深深打动,也在此重新找到了直播事业真正的价值:深挖村落原生风貌、本土特产、传统手工艺与老物件,打造充满乡土气息的特色直播间,带着全村百姓一同增收致富。

北上坎村驻村第一书记唐若楠,厌倦按部就班的生活,渴望投身到有温度的实干事业中去,于是主动请缨,通过选拔来到村里任职。初到村庄时,她工作毫无头绪,只能逐户走访摸排民情,不少村民一度认定她只是来基层“镀金”,熬满两年便会调走升职。但三个“女当家”的相见相识相知相和北上坎村找到了一条贴合村庄实际的致富路径:发展非遗手作、特色农产品、传统工艺与大棚,让村民有活干、有钱赚;修缮连通村内与乡镇的土路,铺筑沥青路面打通交通堵点;劝说经营北虫草产业的企

业返乡经营;争取本村在外的后辈回乡投资;打造东北乡村演艺直播间、山间实景课堂、北上坎稻田画等特色直播栏目,接连打造出百万流量直播间。

三位姑娘在埋头实干的过程里,重新找回了内心的激情和冲动,实现了年少时的理想,投身热爱的事业,带领全村数百村民走出一条扎实安稳的致富路。村民不必再远赴他乡、骨肉分离,在家门口便能增收立业,实现物质富足与精神安稳双向满足。正如书中唐若楠感慨:如果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够赚到钱,哪个打工子愿意抛家舍亲,背井离乡,千里迢迢在外打工呢?或许,这才是乡村振兴的真正意义所在。尤为难得的是,徐向南文笔细腻克制,描摹真切落地。作品细致记录以北上坎村为缩影的东北古村落非遗文脉:辽绣、苇编、乡村二人转等传统技艺悉数呈现,同时浓墨书写北虫草种植、稻田画文旅等特色产业。对于乡土风光、邻里人情,尤其是村民从抵触观望、试探参与到全然信任、共享红利的思路转变,作者娓娓道来,跳出了乡村题材脸谱化、模板化的写作方式。一众立体多元、有血有肉的乡村人物跃然纸上,让读者真切读懂基层女性投身乡村建设的艰辛与坚守,品透乡土发展中的百味杂陈,也展现出新时代乡村面临的发展机遇与现实难题。

《村里来了三个女当家》让读者看见了新时代乡村全新的发展图景,更见证了作者徐向南创作上的成熟蜕变。徐向南以细腻笔触书写“她力量”,唤醒沉睡乡土,铺展了一幅乡村振兴的温暖长卷。

